

江河长流



JIANHE
CHANGLIU

李华章 / 著
LIHUAZHANGZHU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李华章 / 著
LIHUAZHANGZHU

江河长流



JIANGHE
CHANGLIU



中国出版集团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江河长流 / 李华章著. —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 2016. 9

ISBN 978-7-5143-3463-0

I. ①江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41488号

江河长流

作 者 李华章

责任编辑 李 鹏
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
邮政编码 100011
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
网 址 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
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 15

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3463-0

定 价 49.8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喜读李华章的散文（代序）

涂怀章

一位作家迎面走来，步履健美，著述丰厚。30多年来出版10余部散文集。

李华章先生的散文，总数逾千，历经时间风雨的冲刷，个人心智的磨砺，挑出来的皆闪光之珍品。好作品是审美与高尚情思的结晶。读李华章的散文，我的第一感觉是心情愉悦，进而有所体验，有所领悟，直至赏心悦神，获得精神享受。这就是被艺术唤醒的足以提高生命活力的美感，它引起我对作品的巨大兴趣和积极理解。

现实中的审美属性，多以可感的直观形式呈现。作者深谙此理，紧紧抓住画面特征，描绘自然，讴歌生活。在叙写故乡往事的篇章中，他是才华横溢的画师，潇洒泼墨，绘出一系列风景画、风物画、风俗画、风情画、人物画。它们各有区别，也互相辉映，色彩鲜丽，线条清晰，动感极强。比如写湘西凤凰山、南华山、丹岩山、花果山……写沅水以及它的支流溆水、舞水、酉水，美得令人无法转述。

当然，作者并不满足于感性的、自然的、直接的联系，不只是观看、倾听、品尝、触摸，而是以它们为出发点，赋予丰富的社会意义。不是照相般地复制形状、色彩、光线，而是取综合式动态展现并各有侧重。意在激活外表，情思刷新空间。写风物的，如《千年屋》《历史的丰碑》《欢喜佛》《吊脚楼赋》《湘西的水车》《记忆烘桶》，注重思索富含时代特征和地域色彩的典型物件，追溯已逝时空的生命脚印，折射人世沧桑与社会变迁的哲理。写风俗的，如《溆水河畔屈原魂》，讲述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习俗，颇显神奇。至于侧重风情和人物的佳品，更体现作者对美感要素的综合把握。《水灵灵的秧苗》，展开“四月八，开秧门”的画卷，幽默诙谐，给人印象和启迪均很深刻。《王村镇风韵》写古镇新貌，苗、土少数民族劳

动场面，彩亭铜柱引人深思，感觉蕴涵不凡。更有以记人为主的佳作，如《晚景》写含辛茹苦、坎坷一生的父亲；《山里舅舅》《三舅》《边城茶峒寻梦》《阿拉女人》等篇，都是抓取人物特征、思考时代变迁的佳构。歌赞革命历史人物和古今文化艺术名家的散文，大都通过某纪念地风物而深切缅怀，如对向警予、贺龙、粟裕的礼赞，对屈原、王昌龄、沈从文、黄永玉的景仰，着意弘扬造福后世的崇高精神，益人心智，澎湃着鲜明的意识引力。

如果说李华章的“湘西组画”以清丽柔美为主要特征，那么，他的“三峡画廊”则多了雄浑壮丽的风格。他尊重客体自身尺度，全面、精练、形象地展现三峡全景。既从不同侧面显现了三峡壮美的外在特征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，也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情趣赋予了全新的当代社会意义。以《滩多流急西陵峡》为例，足以证明这种主客体尺度统一的良好效果。读此文，我仿佛置身惊涛骇浪的闯滩全过程，同时听到高度浓缩的关于历史传说、名人轶事、诗词典故的精彩解说，惊魂动魄，感悟良多。

另外，“神州选画”。有对母校华中师大的回忆，对清江水库、鄂西茶山的歌吟，有对“行万里路”的踪迹写意。武夷山、庐山、鼓浪屿、北戴河、洞庭湖、虎门、丽江、大连海港、鲁迅故里、四川三星堆、苏州小巷、常德诗墙以及柳叶湖畔司马楼……尽在他的纸上流光溢彩。它们引起的美感是多样的。当然，这只是此类散文的部分美学要素。笔者在《湖北新时期文学大系》散文卷《序言》中说过：“他的笔墨始终散发着纯正的思想芳香”，此书再次做了印证。

李华章的散文已形成个人风格。这就是说，其多数作品从选材到立意，从章法到技法，富有思想和艺术特征的自我一贯性，具有与他人散文的明晰区别性。他坚信真情出美文，追求至情、至真、至美境界。所取题材，必是真感动了他的对象，然后被他描写。他属于审美类型的人，易受触动，又能理解，在思维的情感化和情感的思维化之交叉反应中，理性与感性认识互融，于是有了创造，通过形象表达出来。虽然，创作受世界观和学识所支配，但他从不赤裸地表现理论概念，也不像有些散文卖弄学识——“掉书袋”。而是追求清新质朴，清纯自然，不喜堆砌和炫艳，反对矫揉造作。他的抒情和对古今文典的引用，都是附丽于情思的自然流露，融入无痕。有些事物使他激动、沉醉、难以忘怀，但他决不停留于生理学意义的冲动，而是表达升华的所获。根据规律，文学创作具有作家自我表现的一面，作家个人经历、独特遭遇、一生之中尤其童年心灵所受的影响，往往会有形

无形地表现于作品中，即很大程度上受其禀赋的影响，他当然也不例外。他的秉赋优秀——我们不从先天的聪明理解，而是看作后天实践的结果。他生长于民风淳朴的乡土，经过学校与社会的陶冶，在政治风雨和时事变迁中淬火，执着地追求先进思想，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，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高尚情操和优雅气质，也培养了高度敏锐的辨别力与分寸感，所以，他的散文不浮不躁，不俗不腻，纯朴自然，显示出平易亲切的素质，达到了难得的高雅境界。

就结构而言，走笔多像随意漫步，述说感悟，抒发真情，自由自在。或如一笔行草书法，远望养眼，近观好认，不繁冗，不做作，不生硬。他的语言清新、明快、典雅、凝练。时引幽默生活化语句，谐趣而不失端庄。他写湘西的篇章，深得沈从文技巧之堂奥，却有发展和革新，广泛描绘乡村人的风韵与神采，每篇立意不同，格调迥异。其氛围、场面、境界、语言技巧，可与大师媲美，堪称《湘行散记》之续篇。而寄寓美与爱的理想、表达民族和个人情感，则富有全新的高度和意义。注重学习与吸收沈氏技法之精华，却不受其模式束缚，而是掌握内在规律，驾驭自如。在写三峡和其他散文中，更有突破和大胆创造，让我感到他胸怀着新的艺术使命。

信念坚定重情义，步履健美写年华。岁月使有价值的艰辛凝为永恒，李华章的精选文集使我们有理由赞扬他的足迹与成功。（有删节）

（原载《文艺新观察》2012年2期“李华章散文评论”小辑）

（涂怀章，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，中国作协会员，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原副主席，武汉市作协原副主席。出版有评论集、散文集和长篇小说集10多部。）

目 录

沅水心影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|
| 2 | 沈从文心中的沅水 |
| 6 | 沈从文流泪听“傩堂” |
| 8 | 舒新城与船的情结 |
| 10 | 钱基博先生在溆浦 |
| 13 | 溆浦的“两个端阳” |
| 16 | 沅有芷兮 |
| 18 | 洪江风采 |
| 21 | 难忘雪峰山 |
| 23 | 安江散记 |
| 26 | 碧水丹山长相思 |
| 28 | 花瑶梯田，壮美的画 |
| 31 | 龙潭，最美的缘 |
| 34 | 诗画“涉江楼” |
| 37 | 双井 |
| 40 | 田野的声音 |
| 42 | 顺木匠 |
| 45 | 一床棉絮 |
| 47 | 过年的礼性 |
| 49 | 留守小兄妹 |
| 51 | 梦忆枣子坡 |

三峡情怀

- 56 远逝的三峡民谣
- 59 像流水积下了层叠的悲哀
- 64 巴蜀胜境张飞庙
- 66 待到巫山红叶时
- 68 三峡，永远的风景
- 71 舒新城“滟滪堆”之恋
- 73 沈从文过三峡记
- 75 沈从文行船过枝江
- 77 诗人兴会屈原故里
- 80 守望诗魂之舍
- 83 香溪缘
- 86 香溪的“散文树”
- 88 “东山图画”怀想
- 91 永驻心中的“天官牌坊”
- 94 幸福在路上
- 96 观“光”
- 98 春的声音
- 100 珍藏
- 102 行走的魅力
- 104 “跳龙门”
- 106 金字塔的山
- 108 漫步东山大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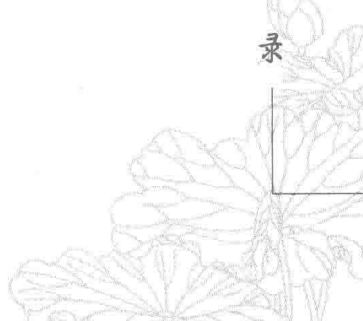
- 110 至喜大桥凌空俏
- 113 牧心月儿湾
- 115 最美茶乡邓村
- 118 园园的魅力
- 121 灼灼其华映峡口

最美之缘

- 124 乌镇：我轻轻地来
- 127 拜读寒山寺
- 130 苏马荡流淌出的美
- 133 情满山楂树
- 135 神秘的佛地
- 138 幽幽桂子香
- 140 山歌飞出白溢寨
- 145 我眼中的台湾同胞
- 147 珠海情思（外一章）
- 150 美丽董市之恋

品书读人

- 154 不应被遗忘之珠
- 157 春风沉醉的“闲书”
- 159 从梭罗的自嘲说起



- 161 生命的美容
163 永不凋谢的奇葩
167 浓郁的大湘西风情
170 呕心沥血著奇书
173 从风情清江走出的作家
176 从香溪流淌出的浪花
178 深沉的黄柏河情怀
180 有爱便有了散文
182 他永远活在作品中
185 我认识的“沅水文痴”
189 我走过的文学之路

附录：自赏文选

- 196 梦里的淑水
199 王村镇风韵
202 千年屋
204 山里舅舅
206 欢喜佛
208 神女峰，永远美丽
211 杖筒而哭
213 梦怀过年
215 滩多流急西陵峡

- 219 后 记



沅水心影

沈从文心中的沅水

生于湘西凤凰沱江边的沈从文，从小就喜欢江水。到河里去洗澡，是不必花钱即可以找到好玩的地方。哪怕老师三令五申的严禁，纵有爹妈的千叮万嘱与打骂，他还是想方设法来应对。小河长年清澈似豆绿色，其中多鳊鱼、鲫鱼、鲤鱼，大的比人的脚板还大。这对沈从文的诱惑力太大了，也成了这个“乡巴佬”成长的一个天然环境，从小培养了他清明如水、机智勇敢的品性。

沈从文爱沱江、爱白河（酉水），《边城》就是以酉水河边人家的故事为题材，一往情深而写成的代表作。但他对湘西的千里沅水更是情有独钟，沅水成了永远流动在他心中的一条河。他十三四岁便离开家乡，从沅水“北漂”到北平（北京），去浏览社会这部大书，去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。历尽人生写华章，沈从文终于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“丰产作家”，蜚声文坛。

1934年1月，沈从文得知母亲生病的信息，便急急忙忙地离开北平，经武汉到长沙，再转车至常德，进入山水性灵的神秘湘西，又一次由沅水搭船溯江而上，踏上了重返故乡的漫漫航程，处处流露出沈从文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心路历程……

在一个落雪的季节，寒风凛冽，沈从文孤独地坐在冰冷的船舱里，一心挂着两头：一头牵挂着病在家中的母亲，归心似箭，如火如荼；另一头思念着北平的妻子，离开爱人一日比一日渐行渐远，眷恋之情，如丝如缕，这份日子煎熬着人，使沈从文发愁。多情自古伤离别。因此，他在信中写道：

“一面看水一面想你”，“你来吧，梦里尽管来吧！”千里沅水，两岸青山连绵，翠色迎人，风景优美，村镇古朴，房屋或在悬崖上，或在滨水边，

无不朗朗入目。即使在艰难风险中，他心中依然充满了诗情画意。

小船在沅水上行驶，沈从文无心看书、写作，那两岸优美的风光吸引着他。即使到了寒冬时节，岸上还是青山绿树；没有太阳，天是灰灰的，一切较远的边岸小山同树木，皆裹在一层轻雾里迷蒙蒙的……

日复一日，缀有补丁的船帆升起又落下，艰难地行驶在沅水中。船泊“兴隆街”时，两岸皆是白色。高山积雪同远村互相映照，真是空前的奇观！

船过“柳林岔”，这个地方更美丽，为他平生所未见过。“千家积雪，高山皆作紫色，疏林绵延三四里，林中皆是人家的白屋顶……什么唐人宋人画都赶不上。看一年也不会讨厌。”于是，他把眼中的所见、心中的所喜，故意以轻松的笔调写信告诉妻子“三三”（张兆和），以安慰不在身边的亲人，盼望梦里见到她的微笑。

当船停稳“缆子湾”后，这是专门卖船缆子的小镇。“两山翠碧，全是竹子。两岸高处皆有吊脚楼人家，美丽到使我发呆。并加上远处叠嶂，烟云包裹，这地方真使我得到不少灵感。我平常最会想象好景致，且会描写好景致，但对于当前的一切，却只能做呆二了。一千种宋元人作桃源图也比不上。”（引文均见《沈从文全集》）

对于湘西的吊脚楼，沈从文更是眼熟目亲，一片深情。他看见“梢子铺”的吊脚楼，整齐得稀罕，十分悦目。“全同飞阁一样，去水全在三十丈以上，但夏天发水时，这些吊脚楼一定就可以泊船了”。他告诉张兆和，见到这些地方，真缺少赞美的言语。从船上望去，可以看到从窗口伸出女人的头来，正嗙声嗙气喊着船上的人：“再来，过了年再来。”这是吊脚楼人家送水手下河，声音缠绵死了。到了晚上，吊脚楼里灯光下，坐着“扯得眉毛极细的妇人”，或是那些“大脚妇人”，年轻女子，唱着曲子。每首曲子里，无不流露出这些人的哀乐，令人有点忧郁。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。这亲身的深切体验，凝成他散文、小说作品里丰富生动的故事情节，以及闪耀异彩的艺术细节，无不饱含着作家的人文关怀。

对于沅水上的船只，也成了沈从文眼中的另一种风景，他总是默默地久久地注视。“我喜欢辰州（今沅陵县城）那个河滩，不管水落水涨，每天总有时节在那河滩上散步。那地方上水船和下水船虽极多，由一个内行眼中看来，就不会有两只相同的船。我尤其喜欢那些从辰溪一带载运货物下来的高腹昂头的广舶子。”它一来总斜斜地孤独地搁在河滩黄泥里，小水手从船舱搬取南瓜、茄子或成束的生麻；那船只在暗褐色的尾梢上，“常

常晾得有妇人褪了色的红布裤褂，背景是黄色或浅碧色一样清波，一切都那么和谐，那么忧愁。”沿河的船只千千万万，最美的恐怕应数“麻阳船”。大麻阳船有“鳅鱼头”同“五舱子”两种，可装油2000篓，摇橹的约30人，掌舵的高踞后楼，下滩时真可谓堂皇之至。船上各处光溜溜照人，令人神往。小船如“桃源划子”，样式精巧。麻阳佬划船已成为专业，一条沅水上差不多有20万麻阳船夫。摇橹歌是船夫在劳动中自得其乐而唱的。那美丽的声音，那粗犷的旋律，简直是一首首诗！

沈从文深有感触地写道：在沅水中“蜷伏于一只小船上，作三十天的旅行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。正因为处处有奇迹可以发现，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，无一地无一时不使人神往倾心”。那条河流清明透彻，沿河两岸是绵延不绝高矗而秀拔的山峰。善鸣的鸟类极多，晴朗的冬天里，还有野鸢和画眉鸟群集在黛色庞大的石头上晒太阳，悠然自得啁唱着悦耳的曲子。若不必赶路，在岩石上睡睡，真是神仙般的生活。在河滩上，还可看到许多等待修理的小船，斜卧于干涸河滩石子间，有工人正在船边敲敲打打，用碎麻头和桐油、石灰嵌进船缝里去。在如此景物明朗和劳动场面中，却似乎蕴含了一点儿凄凉和寂寞。这种深深的印象不时地触及他的灵魂。

“美丽总是愁人的”。

千里沅水，滚滚奔流。这是湘西儿女的母亲河。她有天生成的美丽和温柔。有时河水清明如玉；有时水透明如无物。水底全是各样的石子。石头上全是细草，绿得如翠玉，上面盖了雪。人坐在船舱里，可听得出水在船底流过的细碎声音。若是船行长潭，水流平平的、潺潺的，如同一面镜子，深不可测。

沅水的大滩小滩，数以百计，水流湍急。船只若上大滩，“白浪在船边如奔马”，船头全溅进了水。有时，大船要花一整天才能上一个大滩。什么风篷、纤手、篙子，全无用处。所有水手统统下河去拉纤，纤夫在石滩上皆伏爬着，手足并用地一寸一寸向前移动，艰难辛苦之极。尤其是过“青浪滩”，滩长25里，下滩时不要10分钟，如飞一样；可是要上滩，大船需一天，小船也得二三个钟头。浪打船边，江水怒吼。人坐船上，惊心动魄，耳朵发麻。有时可看到大船打碎在急浪里，水手们就收拾船板在石滩上搭棚子住下。此时，说野话的，骂娘的，是随时可以听到的，即使是父子之间也免不了。但他们不是野人，不做野事，各人正派得很。船上规矩很严，忌讳也很多。坐船的客人夫妇间若“撒了野”，还得买肉酬神，才能消灾

免祸。这浓郁的独具的沅水风情，增添了沈从文作品的丰厚底蕴与地域特色。

船停泊在一个地方后，真静。“一切声音皆像冷得凝固了，只有船底的水声，轻轻地轻轻地流过去。这声音使人感觉到它，几乎不是耳朵，却只是想象。但当真却有声音。水手在烤火，在默默地烤火。”这些人人都可爱得很，叫人喜欢他们。“一看到这些人，一同这些人接近，我想好好的来写他们一次……但我总还嫌力量不及，因为本来这些人就太大了。”因此，我想到沈从文的湘西散文之所以那么生动感人，那么别具风味，那么富有魅力，就因为作家是亲眼所见、亲身经历的生命体验，表现出一种深厚的人文关怀。沈从文在沅水上、下游漂荡，与水手同甘共苦，留意观察，用心体验，尽情赞美这条故乡的河。正是这条沅水教给他思索人生，体验生命，教给他以智慧同品德，才使得沈从文笔下的湘西，具有独特的发现、真实的认识、淡淡的忧愁、诗意的抒情和艺术的魅力，成就了沈从文前半生的文学辉煌！后半生，他甘于寂寞，而终不寂寞！

几年前，我从辰河出发，沿着沈从文先生当年的路线与足迹，顺沅水漂流而下，过浦市古镇，泊泸溪箱子岩，宿沅陵凤凰山，飏波涛汹涌的青浪滩，徜徉于幽静的麻溪铺，流连在美丽的桃源，徘徊于壮观的常德诗墙……千里沅水像一条历史的长河，后浪推前浪，依旧滔滔，依旧风流，两岸如画，气象万千，复苏了我对沈从文溯沅水而上的真切记忆……



沈从文流泪听“傩堂”

沈从文诞生于湘西的凤凰，地处武陵山脉南部，云贵高原东侧，自古是苗族的聚居地，俗称作“五溪苗蛮之地”。因此，他同湘西有一种永远割舍不断的乡情和乡恋。湘西的长河小溪，湘西的树木花草，湘西的乡亲名人，哪怕是大土匪，都无不铭刻在他的心里。一条豆绿色的沱江穿城而过，也从沈从文幼小的心中流过，“乐水”成了他的天性。小时候读书，他还欢喜听人唱戏，有时通宵达旦，这也是他孩提时常逃学的理由。原来，沈从文欢喜听的戏，名叫“凤凰傩堂戏”。湘西凤凰傩堂戏是一种古老原始的祭神戏曲，是在远古先民的原始宗教，特别是在祭祀活动、原始歌舞的基础上产生的民间戏剧形式。被称为中国戏曲的“活化石”。湘西属楚地，信巫鬼，重祭祖，祭俗之风浓厚。黎民百姓迷信神灵能保佑自己消灾、避祸、祛病。戏的形式也很独特，逢祭祀活动，人们头戴面具，身穿巫衣，一边唱神歌，一边跳神舞，锣鼓配乐，大声呐喊。这儿的热闹而感人的场景，是蹉跎历史岁月中风吹不走、雨打不动、难以磨灭的记忆，仿佛人的胎记一样。

沈从文少小离家，流浪于沅水流域上下，漂荡在湘黔川鄂边界，二十几岁北漂，四十几岁西迁，一路跋涉，一路艰险，一生坎坷，一生让人，但却追求梦想，坚持个人思索。直到晚年，时隔近40年的1982年5月8日，沈从文先生偕夫人张兆和，与黄永玉、张梅溪夫妇和黄苗子、郁风夫妇等亲友同行，回到凤凰那个美丽的山城。在朝思暮想的故乡，沈从文返老还童，童心大发，天真可爱之极。那往昔的种种情景一一浮现于眼前。他重回念过书的文昌阁小学，在教室里坐了一会儿；在校园背后的兰泉井边，他俯身喝了几口井水；还执意去赶了一次乡场，喝了一碗豆浆，吃了几碗狗肉；

他游览了黄丝桥石头古城；在悠悠沱江上划船荡桨；在破旧的老屋中堂，扶壁张望……特别是想听听凤凰的傩堂戏。黄永玉深知表叔的这个心愿，特别请来了两伙戏班子。唱的是一出傩堂戏的折子《搬先锋》，曲子唱得特别好听，非常动人，锣鼓伴奏声也十分美妙。这一切都如他顽童时代深印在心里的好声音一样，依稀记得是：“正月元宵烟花光，二月芙蓉花草香……八月十五桂花香”，据目击者说，沈从文也跟着轻轻哼唱起来，尤其是聊发起少年狂来，手舞之、足蹈之，待唱到动情处，他跟着一边轻哼，一边流出眼泪，那眼镜片后，一双眼红红的，噙着泪水。俗话说，男儿有泪不轻弹。也许沈从文在跋涉漫长而坎坷的道路后，过往的忧伤压弯了他的腰背，孤独、衰老层叠地郁积在心，傩堂戏中众神的悲欢仿佛用舌头、嘴巴舐着他的哀愁忧伤，使他如在梦里，情不自禁地心酸、心醉、流泪……

据黄永玉先生说，“一天下午，城里十几位熟人带着锣鼓上院子来唱‘高腔’和‘傩堂’。头一句记得是李三娘，唢呐一响，从文表叔交着腿，双手置膝的静穆起来。”

“……不信芳……春……厌、老、人……”

“听到这里，他和另外几位朋友都哭了。眼里噙满泪水，又滴在手背上。他仍然一动不动”（《这一些忧郁的琐屑》）。直到艺人们要走了，沈从文才站起来依依不舍地送行。而他那眼镜片后的眼睛依然红红的，盈满泪水。这是沈从文另一次流泪听“傩堂”。他的流泪正是对故乡山水花草的眷恋，对故乡父老乡亲的感恩，对故乡古老传统文化的致意！

我们相信，美丽凤凰的“芳春”是绝不会厌弃这位老人的。沈从文先生，“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”。